

亨通堂职场小说系列4

第一本来自中美贸易战的火线纪实
国内第一部反倾销题材商战小说



不宣而战

UNDECLARED WAR

M.J.◎著

内幕·阳谋·陷阱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不宣而战

UNDECLARED WAR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宣而战 / M.J. 著. —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615-3945-3

I. ①不… II. ①M…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2421 号

不宣而战

著 者: M.J.

责任编辑: 郝 静

出版社: 厦门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 编: 361008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E-mail: xmup@public.xm.fj.cn

发行部电话: 0592-2184458

经 销: 厦门大学出版社

承 印: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5-3945-3

定 价: 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 录

一、一切从这个电话开始	001
二、孟忍冬的噩梦	022
三、噩梦没有最坏的，只有更坏的	033
四、华盛顿最棒的贸易律师	037
五、新车，新朋友，新案子	047
六、赌场里开案情分析会，国际贸易法庭演真人秀	051
七、听说美人计最管用	064
八、每个律师都会变形	072
九、一台戏	076
十、床上的工作夜晚	083
十一、在飞机上遇见她	091
十二、陶自在的自白	113
十三、Kao 会计	124
十四、这回真不算花心	130
十五、剑走偏锋	135
十六、媚眼做给瞎子看	146
十七、女人的事都不能等	149

十 八、盖博此生最后一次赛跑	154
十 九、雪色浪漫	160
二 十、赤橙黄绿青蓝紫	165
二十一、李想和八木都很郁闷	178
二十二、80 后不听 70 后劝的后果	183
二十三、美国大片，中国盗版	188
二十四、黎明不要来	194
二十五、凯旋的完美核销和迅云达的更完美战略	203
二十六、心震	212
二十七、上阵父子兵	218
二十八、喝杯咖啡吧	230
二十九、眼前是前妻，身边是现妻	238
三 十、听我说，谢谢你	244
三十一、茶与咖啡干杯	259
三十二、茉莉的书包	273
三十三、从此与你分离，直到与你相见	277
尾 声	279

一、一切从这个电话开始

后来，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陶自在脑袋里会没来由地闪过一个念头：要是那天他没有回复那个错过的电话……

命运大神一定是众神中最具黑色幽默的一位，别名叫作“玩笑之神”，他专喜与人游戏，玩弄人于股掌之间，永远是最无厘头最不可能的某个瞬间，就化身为一个歪戴着帽子，闲散踱步的扳道工人，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将铁路轨道随手扳转，笑咪咪地眼看着一列全速行驶而来的列车，在他手起落之间驶上一条莫名轨道，不管这条轨道通向何方，自这一瞬后，再无回路。

2007年2月，无比平常的一个上午，正在化雪，融湿的粗盐粒混合着雪水，把纽约的大街小巷渲染得脏兮兮的。陶自在从 Grand Street 地铁站钻出来，头一步就踏进人行道边一摊半融的污雪，提起脚来，皮鞋和半截裤腿都惨不忍睹，但此刻的自在根根头发都竖着冒烟儿，哪儿还顾得上脚。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昨天晚上咱们9点多走的时候还一切正常，今天这一大早就给封了？怎么可能……”自在恨不得把耳朵伸进手机里，以证实刚才听错了。

“都到这步田地了，我怎么会跟你开玩笑！”电话另一端的严小龙声音里透着惊魂未定，“听老庞讲，就是今天一大早，还不到7点钟，他刚一出电梯门，就让俩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摁墙上了，枪顶着后腰，吓得他差点尿裤子。你知道老庞是在黑人区送外卖出身的，能把他吓成那样……”

“先别说废话，到底是哪个执法部门的行动？”自在听得两眼发直。

“是移民局和国土安全部的联合行动，反恐加扫除非法移民律所，折进去的不只鑫大陆一家，听说是国土部跟移民局立案调查一年多的案子，破获

福建帮大阿姐林娇娇的偷渡人蛇帮伙，光唐人街和法拉盛就查封了三十多家华人移民律所，全部在今天早上落网，鑫大陆只是当中的小虾米，你等着看明天《世界日报》的头条吧，反正鑫大陆是死定了……”

“那，这，那那那，肯定死菜了吗？查理呢？查理怎么说？”自在觉得后脊梁在滋滋冒冷气，这时候他听见手机“哗哗”响了两声，提示有另一个来电，他哪里顾得上理会，呆望着斜前方一片灰暗大厦缝隙里显露出的楼房一角，那座已有百多年高寿的破烂六层楼的顶层，就是自在刚刚开始打工的鑫大陆移民服务公司的办公室。之前自在离开前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律所，眼看着为期一年的PT^①就要到期，赶紧仓皇落脚到专办大陆移民身份案件的鑫大陆。他从看到鑫大陆遮遮掩掩登在免费赠报角落里的豆腐块广告，就心知这又是家专门弄虚作假，替非法移民办身份的不靠谱的小公司，只想先当权宜稻草，哪成想鑫大陆竟然短命到连他踩一脚当跳板的工夫都等不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自在的脑袋嗡嗡直响，差点跟迎面走来的黑大个儿撞个正着。

“查理？查理哪还敢说话？老虎说那一层楼全站满穿防弹衣戴耳机举着枪的人，跟反恐大片似的，叫他开了办公室的门，一帮人见什么就拿封条贴什么，凡是带字儿的纸，从文件柜上的到字纸篓里的，包括邮寄来的信封里的，一张不落全部封存装箱，电脑更是一网打尽。我告诉你啊，连碎纸机里的纸条都打包查封了，厉害吧？这期间来上班的人，有一个摁一个，查理刘首当其冲，他是头儿啊，还想往哪儿跑？刚一冒头就给从头到尾一通搜身，就差扒光了，身边一个纸片都没剩下。别的人也强不到哪儿去，大李和老羊、胖丁，还有专接电话的美西，现在全靠墙站着哆嗦呢。老虎因为就是个看门打杂的，他自己的身份证件又齐全，那帮防弹背心一查他名字没在单子上，就光没收他手机，把他当个屁给放了。这家伙连滚带爬跑到小台南，就拐角那家外卖店，用那儿的电话给我报了个信。哥哥，我告诉你啊，长这么大我是头一回体验，迟到的习惯是有好处的……”

“做梦吧你！”自在截断严小龙的喋喋不休，“如果真像你说的，国安部跟移民局联手行动，侦办一年多，事关偷渡和非法移民还有反恐，咱们所有人的全部资料一定早都在人家手心里了，你跟我就等着传唤吧。得，我刚有一电话没接，没准就是FBI抓我的，我反正就在办公室楼下了，干脆上去自

① PT：美国为获得硕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特设的实习工作许可。

投罗网吧。”

“你傻啊你，陶自在！鑫大陆搞的那些把戏你还不明白吗？我这个做市场的，就是专门替查理刘出去忽悠人的，跟想做身份的老中我直接就说，您就点吧，从驾照、出生证、学位证、毕业证，到结婚证、离婚证、判决书，没有啥是鑫大陆造不出来的。不用劳动啥安全局啥 FBI 的大驾，连我都知道查理刘早该抓起来十回八回了，那三十多家今儿一块被抓的没一个是冤枉的。移民局其实早就门儿清，证据证人也早就齐了，只不过眼下又到了找中国人茬儿的时候。你没看新闻吗，上礼拜在洛杉矶机场抓获一老中带着福特汽车的什么鬼机密文件要往中国飞，后天芝加哥要开审往南京运美国潜艇专用电子元件的那湖南哥们儿，老美就这么点司马昭之心，就是要东西呼应，各破大案，一起造中国人对美国社会各方面形成威胁的声势，所以挑在这当口儿动手。不过这些通通跟咱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咱哥俩赶紧闪人，从此谁跟我提鑫大陆，我都说没听说过。你还往前凑个什么劲儿嘛！”

自在被严小龙一番话砸得更加晕，“哎龙少，你慢点儿说，信息量太大，我接收不过来。我这人从来胸无大志，更没长啥为国效力的心。我到美国来就为混一文凭，一看美国工作比国内好找，就想接着再捞一饭碗，挣几个银子。我要能闪当然闪了，查理刘又不是我舅舅。可我跟你不一样啊……”严小龙是一名年轻的“老游学生”，由财大气粗的老爸供到美国来读书，几年下来，花在他身上的钱够打出个一样大的金娃娃。本来拿到只交钱不用上课的“美国克莱登商学院”MBA 证书，龙公子就该回家去接手他老爸的吸尘器工厂，只是恋着现任的墨西哥小女友丢不开手，他便在鑫大陆挂名当个“市场部主管”，在中餐馆泡的时候跟打黑工的老中老墨聊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给查理刘拉客户。

“龙少你是跟查理凭案子拿提成的，和鑫大陆并没有雇佣关系，移民局和国安部顶多找你做个‘协助调查’，现在你最大的损失不过是这份工不要了，正好回家去哄你老爸。反正你根本瞧不上这几块钱，跟琼安娜差不多也腻了。我可不成啊，跑不掉是正式雇员，查理正给我办工作签证，鑫大陆还会做我考律师资格的支持机构，我我，我怎么跟他扯得清干系啊！说不定这会儿某位防弹背心正从鑫大陆的电脑里调我的资料呢，我我我还是自首去吧，不好意思给人家国安部添麻烦……”

隔着电话，自在都被严小龙的放声大笑冲得退后一步，“我的老弟啊，你傻到家啦！我问你，鑫大陆跟你签过合同吗？查理刘用支票给过你工资吗？”

“这……”自在顿时语塞。确实，查理只是在电话里通知他来上班，他脚不沾地就从康州跑来了，正式的雇佣合同或邀请文件，连纸边都没见到过。自在不是没起疑，但半是自我安慰地想着，既然查理满口答应给他办 H1 签证^①，以资助人身份赞助他考 BAR^②，那么等到该向相关部门提交申请和证明的时候，这些文件该是应有所有的。上班三周多以来，他只收到过一次工资——查理从裤兜里点出现钞来交给他，说：“方便，也省得你跑趟银行了。”

“老弟，你当查理刘是什么货色？他嘴里跑火车你也信？我告诉你吧，他根本没打算跟你签什么合同，你压根没在鑫大陆的任何记录里，什么 H1 什么考 BAR 的，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查理如此这般骗进来的了。他拿现金付你工资，就是为不留任何记录，也不交税。”

“那，等我的实习签证到期了，查理他又需要继续用我，怎么办？”

“你用脚趾头想都够了，鑫大陆是做什么的？查理真要把你培养出来，想接着用下去，随便拿个中餐馆名头，给你办个大厨的工作签，你那时候别无选择，不接受就成‘黑人’了，出境时护照上盖个章，包管你十年不得踏入美国领土。喂喂，我说你读书的聪明都读到哪里去了？我文凭是买来的，都早搞明白他这路数了！”

“我，你……”自在气急无语，恨得朝空气中出拳，路人侧目，避他而过。

“老弟你别急，这不是塞翁失马吗？你想啊，多亏查理刘涮了你，现在鑫大陆的任何记录里都没你这一号，甭管是国安部的爷爷，还是移民局的祖宗，谁也拿不出证明你跟鑫大陆有关系的任何证据。老美办什么事都只讲证据和程序，这下他们就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听我的，赶紧向后转，开步走，以后在街上跟查理刘打个照面都当不认识他，顶多有衙门里的人例行公事给你打个电话，你就实话实讲，说查理刘蒙了你来白打工，你还要告他呢！”

自在只觉脑袋里有辆过山车在旋转，晕，茫然，无措。他盯着前方鑫大陆办公室的屋顶，不由得倒退一步，身后被踩个正着的金发姑娘一声尖叫。自在张口结舌，连道歉也顾不上，在一个大大的白眼里手足无措地原地转了一圈。

① H1 签证：美国工作签证。

② BAR：美国律师资格考试。

严小龙的声音忽远忽近地继续响着，“我说兄弟你丫的，也算因祸免灾，自个儿赶紧偷着乐两声，抓紧想下一步怎么办吧。你那实习签还有俩礼拜到期是不是，你有辙没有啊？”

自在连魂都不知去了何处，他茫然看着眼前熟悉的街道建筑，连同街角每天都光顾的热狗小摊，全是陌生跟空白。他在路边两堆积雪之间的空隙颓然坐下。

“老虎当年办的是政治庇护，不过他们那会儿的一胎化政策受害人的招儿早不能用了，所以胖丁这一拨儿是用轮子功的名义，这几个路数对你都不合适……”严小龙自说自话，替他张罗开了，“照我在鑫大陆熏出来的经验，你这状况，办什么都难了，只剩跟公民结婚这条路。我还告诉你啊，今天三十多家老中开的移民律所一齐落网，结婚办身份的价码肯定立马就涨……哎，让我想想让我想想，琼安娜有个婶婶是有护照的，跟我说过，要是我牵线的话可以便宜，你现在第一笔拿4万就成……”

自在记不得是什么时候挂掉严小龙的电话的，也记不得在马路牙子上呆坐了多久，更分不清心中是庆幸、惊恐、感慨、惶惑、懊恼、沮丧，还是什么都有，什么都不是。他身上一股热流接一阵寒战，耳边忽而有一列列战车轰隆隆开过，忽而一片沉寂。

呆呆看着数不过来的行人的腿从眼前晃过，自己右脚皮鞋和裤腿上的斑斑泥污似乎凑成个鬼脸挤眉弄眼，卖热狗的小贩推车经过的时候，跟这个每天早上的固定主顾扬手打招呼，自在只看见他的嘴在一张一合，身边的人声车影像浮动在老掉牙的黑白无声电影的幕布上。

自在摆弄着手里的电话，心里机械地滑过想跟妈妈说几句话的念头，不，一定不能跟妈妈讲今天发生的事情，见鬼，拨打国内长途的电话卡号存在哪里……手指不知碰错了哪个键，手机突然选中一个最近未接电话号码，眨眼间拨通。“你好，我是瑞门国际律师事务所的依云，请问我可以帮什么忙？”一个女声清晰传出。

自在吓了一跳，惊惶失措地盯着手机。

“Hello？请问哪位？”陌生女声催问。

“我，我，对不起……”自在很想说声“错误号码”，挂掉电话，嘴里却溜出一句，“我刚刚错过接听您的来电，所以，所以打，打回来……”

“请问是陶先生吗？对不起，您的名字是z，i，z……嗯，桑？zar？”自在完全能想见电话那一端，女郎紧蹙眉头，困惑地试图拼读出他名字的情

形，他写成拼音的中文名字让每一个老美都变成这副牙疼的模样，并且没有人能够正确读出。

他赶紧接口，“是，是我，你叫我 Zz 吧。请问您找我……”

“谢谢你回电，Zz，”女郎明显松了口气，“我是瑞门律所（Randen & Martine）合伙人弗兰西斯·瑞恩达的私人助理，你申请我所律师助理的简历正在我手中。请问你是否可以前来我所华盛顿总部办公室参加面试？”

自在还是怀疑今天手机有问题，他期期艾艾地，“您是说，瑞，瑞门国际律师事务所？”或许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是的。如果您不记得曾向我所投递职位申请，我现在向您简要介绍一下……”

“不不，不用！”自在拼命晃晃脑袋，尽管依云看不到他，“我我我当然知道瑞门，我，我也记得我投递过申请……”自在咬咬舌头，狠狠咽下了后半句“我只是做梦也想不到瑞门会给我面试机会”。老天爷，是瑞门国际律师事务所啊！在国际关系、外交、政府公关、国家间经贸金融事务上居当仁不让的领军地位，两千余名顶级律师汇聚旗下，在美国和全球各地分设三十多个分支机构。它那著名的以大卫之星和摩西之杖构成的金色徽标，出现在无数份美国政府海外事务文件上，此时仿佛当空一轮红日，正照在自在脑门上。法律界里，瑞门的大名就如同微软、谷歌、波音和可口可乐。任何一个法学院的学生都会为瑞门的面试邀约疯狂欢呼，并立刻在 BBS 上发帖子，还准保被顶上头条。

竟然真的是瑞门打来的电话，还让他去面试！“我去我一定去！”自在冲话筒大喊。

“那么您愿意来参加面试？我很高兴听到您的确认。”女郎急急说道，“希望您理解我们仓促发出面试邀约是事出有因。请问您最早什么时间能够到达？”

自在脱口而出，“明天早上，任何时间，你定下来，我就会在那儿。”他心里已经列开时间表：立刻去理发，回公寓换衣服，上网查阅资料，打印出来带到火车上作面试准备……

“我恐怕那太晚了。我们的合伙人需要在今天中午见到你。”

“啊？”自在大惊，“可是，可是，你，你要在华盛顿见我是吧？我，此刻我人在纽约。”他飞瞄一眼手表，“现在已经是上午 10 点 50 分。纽约到华盛顿的火车每两小时一趟，路程需四个半小时。”自在心想，莫非瑞门认为

他身边就有私人飞机？“况且，我总需要时间稍作准备，现在我的样子……”看看自己脚上衣服上，自在咧咧嘴，刚才差点儿倒在污雪里打个滚，屁股上还不知啥模样呢，谁失心疯敢这副尊荣上瑞门总部面试？“明天，我保证，明天早上你在办公室门口第一个见到的人……”

就在这时，听筒里的那个温文尔雅的女助理的声音被截断，另一个女中音突现，“陶先生？你在听我讲话吗？”

那声音不怒自威，简洁专断，自在竟被她口中平常的几个字莫名地镇住，像被她的声线牵住，身不由己地从地上站起来，“是，是的。”他形容不出，但这位女士的声音似乎就是让人不可抗拒。

“听着，华盛顿东北区，18街与K街交界处，18466号楼，15层，瑞门总部。今天下午3点，我见到你，或永远不需要见了。我说得足够清楚了吗？”

“是的，是的女士。”在她惜字如金的吩咐下，自在觉得自己，还有其他人任何人都只能有一种回答。

后来，自在有很多次机会得到印证，是的，弗兰西斯·瑞恩达只接受这一种答复。

“很好。”对方话音未落，已挂断电话。

飞速盘算一下此时坐地铁去搭火车的路线和时间，自在当机立断，以百米冲刺速度朝着法拉盛新华裔区中心街道飞奔。算他运气，一辆专载华人乘客往返纽约和华盛顿唐人街的私营大巴“今日巴士”正拐过街角。“等等！”自在又一脚踏在污雪里，不管不顾冲将上去。

于是，当天下午3点零8分，从华盛顿特区唐人街的盘龙牌楼下跳下车后就一路狂奔，自H街和16街交界处共与五位行人相撞过，并在两位黑人警察的指点下，一口气没喘直冲上18466号大厦十五层的陶自在，两只鞋上还带着纽约法拉盛街道上的融雪冰碴。

顶头看见硕大的瑞门金色徽标，自在有一秒钟的怔忡，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见真实的瑞门徽标，不知为什么，显得比照片里和屏幕上的更大更威严，更，诡异……不过只有一秒钟，自在的目光就与徽标下愕然打量他的黑人姑娘对接上了，“对，对不起，我，我知道我的样子很不得体，我……”

黑姑娘却立刻截断他的解释，“陶先生？”

自在喘口气，刚开始点头，黑姑娘的手指已按下某个键，“雪莉，他到了，此刻正朝你走过去，请马上告知芙安。”同时另一只手向自在指出方向，

“这边，陶先生，向左行十五码。”

自在几乎脚不沾地照着她手指的方向急走，心想，莫非瑞门的风格真是统一的雷厉风行，连门口接待员的行事都如此简洁。他来不及看清身处何地，只觉着是个中规中矩的办公大厅，一排排小隔间人影憧憧，却寂然无声，有人怀抱文件，一溜小跑匆匆而过。他被迎面而来的一位红发女郎拦住，“陶先生吗？”这回还没等他点头，“这边请。快。你已经迟到了。”女郎并没多看他一眼，对着手机讲“安吉拉，他十秒钟后到你处。请开启芙安办公室专用电梯”，同时接过了自在抱在手里的外衣。

果然，在十秒钟内，他就被击鼓传花般传递到一扇开启的电梯门前。自在已经有了经验，赶紧顺着红发女郎的手势步入电梯，不出所料又看见一位蓝衣女郎，只用眼神跟他打招呼，一边按下按钮，一边对着手机讲，“依云，是的，他已经进入电梯，马上就到。”

随着电梯门无声滑开，自在立刻对站立在眼前的一位身材娇小的女士伸出手，“你好，我是陶，可以称呼我为 Zz。您是依云？我们四小时前通过电话。”

依云的手与他轻轻相握，很快松开，“谢谢你能及时赶来，Zz，是四小时十五分钟前我们通的电话。”

她随即闪到一旁。自在发现自己站在一间足有半个篮球场大的办公室里，除了占据半面墙的落地窗，其余墙壁全是顶天立地的书架，图书馆般森严整齐排满硬壳法典和书册。硕大的办公桌临窗，两侧错落放置几只仿古式皮沙发，整间办公室全部用深咖啡色桃心木装饰。

正站在沙发边，同一位黑西服男士同看文件的一个瘦削的身影朝他转过来，那是一位身着象牙白套装的女士。随着她的目光扫到自在身上，自在顿时觉得自己缩小了几号，同时身体出离控制，好像掉进强大磁场中的一块铁片，朝她的核心方向飘移过去。

她背后的宽大落地窗正透进午后晶莹的阳光，自在竭力镇定地走过去，只觉她的身影仿佛被一层光环笼罩。

弗兰西斯·瑞恩达用一秒钟时间把自在从头扫到脚，便收回目光，径自走到办公桌后面，在咖啡色高背皮椅上缓缓坐下，微笑着对坐在沙发上的黑西服男士说：“八木先生，我想两分钟之后我们可以开始了。”

黑西服男士略一颌首，端起面前的咖啡杯。

自在的眼睛里看不见房间里其余部分，好像有那位女士在的地方，其他

人就会自动隐退到背景里。此时背景里就走过来一位穿深蓝条纹衬衫的男士，同他握手道：“陶先生你好。我是瑞门国际经济事务部的保罗·兰登，高级律师。请允许我把你介绍给我们的首席合伙人弗兰西斯·瑞恩达女士。”

“请叫我芙安。陶先生，你的名字的确令我们感到困难，我觉得称你为Zz是不错的主意。Zz，请入座。”

自在觉得该开口讲点什么，至少来几句自我介绍，但就像在芙安的磁场里中了蛊一样，在长途汽车上排演了四个小时的台词好像全被水洗掉了。他瞄着保罗在沙发上坐下，才小心地挑了斜对面一把鲜红丝绒面的高背椅，拘谨地坐上半个屁股，腰板挺得笔直。他心中的疑惑越来越重，以他的资历和申请的职位，瑞门最多安排一位保罗级别的律师面试他，就绰绰有余了，从刚才一进门就被击鼓传花的经历看，瑞门等级森严且权限明确，各级别各职位的人不能越界一步，比如雪莉不能使用芙安办公室的专用电梯，而安吉拉未经传唤不得进入合伙人房间，那么他一个无名法学院毕业，要啥没啥，连工作身份都即将失去的留学生，凭什么被直接叫进瑞门首席合伙人的女王宫殿呢？

多亏保罗马上让他没时间疑惑了，“Zz，你2001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经济法硕士学位，是这样吗？”

自在稍稍松口气，“是的。在政法大学我主修公司法和税法。”这听起来像面试的样子了。

保罗翻着面前自在的简历，“毕业后你取得中国律师资格，在金度律师事务所和鼎铭律师事务所共工作过三年零两个月。”

自在心虚地移开眼光，觉得那张一页纸的简历完全经不起保罗看一眼。这张轻飘飘的简历放在瑞门首席合伙人的办公桌上，是个误会，还是个笑话？他慌忙集中思绪，“是，我最初担任律师助理，然后……”自在正待长篇描述自己的职业经历，中间穿插陈述两到三个经办过的案例，他心里盘算着是讲公司并购的那个，还是专利权纠纷的那个……瑞门到底要招他做哪个领域的律师助理呢？保罗却一口打断他，“2004年9月你进入康州的圣琼斯法学院，于2006年5月取得法学硕士LLM学位……”

这时芙安开口说道：“好的保罗，我认为我们已经足够了解Zz了。”

自在愈发摸不着头脑，这哪儿跟哪儿啊，面试刚刚开了个头，而且被面试的人还几乎啥也没说呢。难道瑞门救火似的把他从纽约叫过来，只为让他回答简历上的学历是否属实，然后就打发他走？

“Zz，你需要咖啡吗？”芙安问，同时冲依云做了个手势，依云立刻操作遥控器。自动窗帘缓缓合拢，房间里亮起暗淡的灯光。

“谢谢。我，我不需要了。”自在从早上到现在水米没沾牙，不过他紧张得什么也吃不下，“可以给我杯茶吗？”看着窗帘拉拢，自在开始感觉到冷汗顺着后脊梁往下淌，这是要上演哪一出？007 吗？

墙上镶嵌的电视屏幕突然亮了起来，一个满脸雀斑的小姑娘大喊：“父亲节快乐！老爸！”接着一只沙皮狗冲上来狂吠。自在目瞪口呆。

“叫 IT 的马修上来。”依云的手指紧跟着芙安的话音按下通话键。

顷刻间电梯就送上来一个精干的中年男子。自在想，瑞门的节奏跟海军陆战队的特种兵有一拼。

“马修，九十秒时间，请你教会 Zz 使用控制器。”

两分钟不到，马修已经完成任务，旋风一样消失了。

“Zz，请跳过试片，开始播放。现在我向你解释今天面试的方式和内容。”保罗说。

啊？面试这才开始？究竟要干什么？自在深吸一口气，依言操作。哪怕接下来屏幕里直接跳出魔兽或者裸女，他都一点不惊奇。

屏幕上开始出现的场景，像是一段实地拍摄的视频，地点是一间中国工厂的会议室，墙上挂着几幅奖状、奖旗、领导题字装裱的画框。长圆形会议桌旁围坐着一圈人，其中四个外国人坐在一面，其余全是中国人。会议桌上满坑满谷堆着各种各样的文件，不时有人进进出出，而谈话中英文交替着进行。

“Zz，这是一家中国音响设备制造工厂莺歌音箱厂，他们出品的欢乐颂牌音箱全部出口至美国市场。现在你看到的，是美国商务部进口管理局对欢乐颂音箱制品反倾销调查案进行核查的现场。”保罗冷静平稳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就在自在耳边。

自在动作机械地接过依云递过来的茶杯，却一口也顾不上喝，他双手紧握遥控器，全神贯注盯着屏幕。

芙安端起自己的咖啡杯，她看了一眼手表，眉头轻蹙。

八木先生面无表情，端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

“Zz，请你看清楚，坐在这一侧的四位，是美国商务部的调查官员，”保罗操作着另一个遥控器，将画面定格，部分放大，看到自在点点头表示清楚了，便继续讲，“这边的两位，是美国大使馆商务处聘请，但由中方机构推

荐的翻译，这一个是主要的译员，我们叫他 W，另一个是他的助手，叫 S。”

镜头扫过两个三十左右年纪的中国男子，定格在全场唯一一位女士身上，“她是 M，莺歌厂方聘请的中国律师。Zz，你需要看清楚她。”

画面在一个扎马尾辫，穿一件白衬衫和浅蓝色毛线背带裙的年轻女孩身上停了一刻。自在不无惊讶地盯着系上条红领巾就可以蹦蹦跳跳去上中央台少儿频道的 M，她手里不停转动着两支笔，自得其乐地玩着，不时跟旁边的翻译 S 咬耳朵讲两句话，不知说到什么好玩的，大概也意识到是在严肃的办公室环境里，她抓起一份文件挡在脸前。那份盖着钢印的公证书浓黑的标题上露出的眼睛，泄露出她正在偷笑。穿过电视屏幕，她清澈的、毫无心机的眼神与自在相遇。若没有保罗的介绍，自在会猜测她是个在校实习生、厂里的小秘书，或者哪个车间主任带来玩的侄女，就是不会把中方代理律师的角色跟她联系到一块儿，那两个神色肃穆的翻译倒比她更像律师。

镜头晃走，追踪着会议室里其他人，保罗的解说跟随着，“这是厂长，负责生产的副厂长，这个是管销售的，旁边的是人事部的，刚进来的是总工程师，出去的是仓库主任，现在又进来一个副厂长，负责，嗯，计划生育……好吧 Zz，出场的人物还会有很多，我会一一向你介绍。我知道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到底要你做什么。”

自在忙不迭点头，他心里的疑团已经膨胀得快爆掉了。这到底是场什么样的面试啊？脑筋急转弯？真人秀的考题？反——倾——销——核——查？这是什么意思？反倾销这个词，在大学四年级的国际经济法教材、国际贸易争端那一节里闪现过一次，但连那门课的教授都对这个概念不甚了了，直接跳过不提。

“Zz，你一定想知道什么是反倾销核查。”保罗就像能读他的脑电波，“很遗憾我们没有时间向你完整地解释这个问题，那大概需要两本三百页的教材和十二个课时，而我们现在总共只有三个半小时。好，让我用最简洁的方式进行说明。欢乐颂生产厂商是美国商务部针对产自中国的音箱提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中的被告，按照美国反倾销法案的规定，他们提交了数万页的文字资料、答辩和生产及销售数据证明文件，而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和美国商务部将依据这些数据计算出适用于所有产自中国的音箱设备的反倾销税。反倾销核查，即美国调查方运用对被告机构进行实地考察，以抽样检验和交叉取证等方式，验证或否定其提供的生产及销售数据的真实性。Zz，听到这里，你有问题吗？”

自在听到这里，已经有十万个为什么想问，但是他摇摇头。三个半小时，我的天，还剩多少时间？

“很好。我继续。美国调查官员对厂家提交的生产及销售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高度怀疑，但，缺乏证据。Zz，我们期待你的协助，请你无比细致地观察和审视核查现场的每一个细节，找出能够支持美国调查官员怀疑的证据，确凿而清晰的，证——据。Zz，你可以开始了。我再次强调，你需要注意任何一点细节。我们认为被诉方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为掩盖真实数据、蒙混通过核查进行了精心而全面的准备。Zz，你还有三小时二十六分钟。”

房间里陷入三秒钟彻底的寂静。自在的脑袋里一片空白。他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手在抖，按了两下才启动开始键。好吧，陶自在，看你的了。就当作真实版的寻宝游戏，或许这真的就是瑞门设计的考题，网上盛传的谷歌和微软的面试题目出尽百宝，也没见过这等题型。

不管是什么，自在都没时间考虑了，他屏住呼吸，紧盯屏幕，生怕错过一丝细节。

屏幕上会议室里一千人马忽地纷纷起身，鱼贯出门。自在忙看保罗。

“这是反倾销核查的必经步骤。被告方需要带领调查官员实地考察被诉产品的生产过程。”

自在觉得自己就像置身核查现场的一名隐身人，身边簇拥着厂长副厂长车间主任，在厂房里一处一处巡视过去。四个调查官员面无表情，一路走一路看，不停提出问题，一众厂方人员鞍前马后追随着，人人神情紧张，如临考的小学生。厂长满头大汗，一个副厂长答复时直结巴。有个车间主任哆嗦着点了根烟，走在前头的一位美方调查官立刻眉头一皱，厂长忙回头瞪眼，后边点烟的和正要点的赶紧全把烟扔了。W和S穿插在众人当中，不住口地为双方分别翻译。只有M一脸闲适地跟着大部队走，手里捧着一个硕大的茶杯。

自在瞪得眼睛发木，看得毫无头绪。

“Zz，你注意听W和S的翻译是否准确？”保罗把椅子拉到自在身旁。

“嗯，基本上准确……”

“基本上是什么？百分之多少？不准确的部分是用词还是意义？”

“这个，这个，我的意思……”

“哪个？”

在保罗探照灯一样的眼光里，自在浑身都绷紧了，“应该说他们翻译得